

黎雄才作品集粹

人民美術出版社

黎雉才作品集粹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黎雄才作品集粹/黎雄才绘—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7
ISBN 7-102-02606-4

I . 黎... II . 黎... III . ①山水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花鸟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9957 号

黎 雄 才 作 品 集 粹

编辑出版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责任编辑 王玉山
王鸿勋
装帧设计 陈杜宇
制 版 深圳彩视电分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2002 年 7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8 印张: 33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 7-102-02606-4
定价: 30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緬懷黎雄才先生

黎雄才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



黎雄才
1910—2001

目 录

序	杨新 1
巨匠雕虫	林壖 3
群峰叠翠	7
黄山始信峰	9
山水册页	11
山水册页	13
山水册页	15
山中一夜雨	17
山水册页	19
山水册页	21
山水册页	23
慈航寺望五老峰	25
山水册页	27
山水册页	29
秋山雨后	31
山水册页	33
春山晓雾	35
秋林访友图	37
海滨渔村	39
黄山秀色	41
秋山飞瀑	43
春山牧马	45
虎门沙角炮台	47
黄山云海	49
山行所见	51
山水册页	53
黄山天都峰	55
秋山晓雾	57

秋山行旅	59
忆写蜀中景物	61
井冈山秀色	63
井冈山峭口	65
万壑松云 (附局部)	67
庐山秋色	69
秋山行	71
南华禅寺写景	73
秋山策马	75
山村春雨	77
鼎湖山飞水潭	79
深山猿游	81
山村春晓	83
雪后归渔	85
山村春晚	87
谷静泉逾响	89
金刚山万物相	91
山行雨后所见	93
山中秋色	95
黄山雨后	97
秋江归渔	99
忆写衡山景物	101
竹林渔村	103
泰山归来	105
衡岳春深	107
深山猿戏图	109
忆写韶山	111
岳麓山爱晚亭	113
春江放筏	115

黄山雨后	117
雨中南昆山	119
峨眉山遇仙寺	121
秋山红树	123
庐山五老峰	125
衡山松云	127
深谷鸟声春	129
春江放筏	131
游贵阳途中所见	133
山村春雨	135
黄洋界	137
黄山云海	139
深谷鸟声春	141
雨中黄山绝顶	143
深山古寺	145
衡岳秋云	147
秋郊闲步	149
深崖秋雨后	151
深山飞瀑	153
山水册页	155
鸟鸣幽谷	157
登黄山绝顶道中	159
山行所见	161
北京郊外戒台寺	163
画中游	165
黄山松云	167
鸟鸣春谷	169
秋意图	171
风帆出峡图	173
秋效闲步	175
秋郊渔鱼	177
松瀑春深	179
山林叠翠	181
绿树含春雨 青山半白云	183
藤系古松生	185

鸟鸣山更幽	187
井冈山途中	189
泉声出白云	191
山村春雨	193
深崖秋雨后	195
春游写景	197
寂寞倾城在空谷	199
漓江春雨图	201
惊湍	203
水穿盘石透 藤系古松生	205
鸟鸣春谷	207
秋声图	209
秋涧幽禽	211
江岸猿吟	213
笑问客从何处来	215
夏山欲雨图	217
忆旧游	219
游云南途中写景	221
抚仙湖烟雨图	223
冬猎图	225
春江放筏	227
深谷鸟声春	229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231
苍松飞泉	233
翠谷幽禽	235
翠谷溪鸣	237
苍松飞瀑	239
风帆出峡图	241
深谷放筏	243
梅石双寿	245
深谷幽香	247
秋江图	249
秋江放筏	251
胜揽山秋	253

序

杨 新

在广州美术学院附中读书的时候，我就认识黎雄才先生，不过只是远远地注视着。但是那时先生有一句话和三幅作品却使我终身难忘，42年过去了，言犹在耳，画犹在目，恍如昨日。

一句话。在一次自我检讨批判的全院大会上，黎先生说：“我只知道画画。”在发言中先生自我检讨了什么，批判了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他那永远也改不了的广东口音“我只知道画画”六个字，就像刀一样刻在我的脑海里，磨灭不去。也许当时年纪小，没有尝过政治运动的厉害，不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错误，反而把它当做座右铭，用心地注入学习中。现在想起来，这句话还真没错，如果一个画家不知道画画，那算什么画家呢？人生苦短，精力有限，我想正是这句话，才成就了黎先生，如果有人也想在某个专业上有所作为的话，一心不可二用，何况多用？这句话永远是正确的。先生是一位真诚的艺术家！

三幅作品。一幅是《深山放木图》，记得在当时《美术》杂志上发表过。这是一幅立轴，在密密的森林中，一条小溪迎面而来，人们正在趁春水方生，将伐好的木材运出林外。当时我刚入附中，还不懂得什么是中国画，其中有什么讲究。但是那实实在在的空间，似乎湿润的空气，以及人们艰辛的劳作，却确实确实打动了。当时我想，将来我能不能也会画出这样的画来呢？

第二幅是个大手卷，叫《武汉防汛图》。当时校址在武昌，名“中南美术专科学校”。记不得这件作品是在学校的礼堂里展出呢？还是先生就在这里创作，总之我在欣赏的时候，作品还没有进行装裱。这幅画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无数的人群，都蚁集在大堤上下，天空墨黑，雷电交加，大雨滂沱。一时雷声、雨声、车马鸣叫声、人们呼喊声，混合成一片，仿佛从画中传出，正在演奏着一首气势磅礴的《抗洪抢险》交响乐。我想在创作这幅画之前，先生不但亲历过抗洪抢险最前线，而且还用心细致地观察过。否则画中那么众多的人物，那么多的工作细节，先生都能很自然地在笔端流出而不显得堆砌？这是闭门造车者所画不出来的。这时我大概已学了一年多绘画，虽然学的是西方的素描、水彩，除了能够感受到画中的所渲染的气氛外，也能注意到画中的构图与用笔。印象中最深的是电线杆子，上浓下淡，干湿并用，一笔而下，虚虚实实，在风雨之中，岸然挺立，就和奋斗的人群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使无情之物包含着有情的色彩。多少年后，当我看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时，忽然想起先生的这一长篇巨制，有可能是受其影响或启发。但是在构图、笔墨、技巧上却又大不相同，而充满着时代气息。这是一首表现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艰苦奋斗、气吞万里的雄壮凯歌。在50年代初期，能出现这样的作品，应当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不朽杰作。

第三幅《是森林救火图》，这是我给予的命名，因为手边没有资料，不知是否正确。这时学校已经迁往了广州，改名为广州美术学院。一次我偶然从先生宿舍门前走过，门是敞开着。看见先生在前厅里趴在地上作画。我驻足凝视，未敢进门。只见地上铺着好大的纸，把整个房间都占满了，先生只穿着袜子踩在纸上，一手持笔，一手端钵，正在挥毫。一会儿站起来端详，一会儿又蹲下去了，全心身贯注，不知门外有人偷窥，而一棵棵巨大的松树在纸上隐现，这使我想起了“解衣盘礴”的成语来。之后不久，这幅画裱好了以后，在学校里悬挂了起来，我们学生都拥去观看，原来就是《森林救火图》！由一棵棵参天巨大的松树组成了一片林海，右上角有一道急电从容而下，茂密的森林深处，正冒着火苗。在画的左下处林间小道上，一队士兵骑着大马，急匆匆地正穿越急流奔向着火处。整个画面气势磅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我们都看得目瞪口呆。

黎先生的绘画创作以山水为主，而山水中又以表现松树为突出。在附中学时，忘了是哪位先生给了我几张石印的黎先生画稿，画的就是松树，曾经暗地里临摹过，这才体会到，先生的松树画得那么雄伟而有气势，除了姿态之外，用笔是其关键，虬龙般的身躯，鹰爪的似树根，以及崎岖的磐石，其运笔用墨，干而不枯，润而有力，实如铸铁，虚若肌肤，阳凸阴凹，若可触摸，浑然天成，莫测端倪。先生之笔，其出神入化如此。

中国的山水画自清初以后，似乎江河日下。论其意境，趋于俗套，论其笔墨，趋于柔弱，若要振兴，只有另辟蹊径。先生早年，曾东渡日本。我想先生从日本画中，所获得的是渲染之功和色彩的运用。后期的中国山水画，很少运用渲染法，亦不重视彩色，只是一味的墨笔和浅绛，这自然激不起人们的热情。先生细腻的渲染之工，浓丽的青绿设色，在国人面前，别开了生面。

但是，先生的染和色，是不掩盖其骨法用笔的，这一方面他既得力于对景写生，又得益于向传统学习。不像有的人，或者在笔墨上欠功夫，或者于造型上难把握，要靠渲染和色彩来遮饰。我曾闻说，先生多次到衡山旅行写生，那里的松树，令他留连忘返，每归，必是一大摞画稿。这就难怪他把松树画得是那样根深叶茂、苍翠欲滴而奕奕有神了。又闻说先生很喜欢宋人的画。宋人的山水，直接取诸自然而又重格法，生气蓬勃而无衰颓景象。这又难怪，先生的山水，无论笔墨、布局，既严谨有法，又挥洒自如，清新活泼，充满朝气。每每观之，令人心旷神怡。昔有画史评宋代山水画大师郭熙云：“于高堂素壁，峰峦秀起，云烟变灭，掩映之间，千态万状。”以此移来评说先生的山水，是再恰当也不过的。

除山水画之外，先生亦精于花鸟草虫。我自1960年离开广州后，四十余年中，很少见到先生，于此方面，知之甚微，偶于山水画中见点景鸟雀，虽出人意表，而不足以说明先生之能。近见所作《秋声图》，其中墨竹，笔酣墨饱，飘洒有致。秋虫用没骨法，生动传神。又见其所作《深山戏猿图》，乱柴似的松揪藤蔓，墨色浓重，衬托着满身雪白的猿猴，对比强烈。而中妙处，瀑布与猿猴，色彩均靠留白，而虚者自虚，实者自实，最堪玩味。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有句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先生的花鸟草虫画，亦如他的山水画，也是以创意与出新为指归，使观者不断地有惊奇和新鲜感。他和关山月先生同出师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谓南国双骄。

看过黎先生的画而又知其为人者，对他的人品画艺和天赋才能，无不景仰钦佩。流芳百世间，是作品本身所树的丰碑。先生逝世将近周年，冥想九泉，当谓他的这个学生为知音。

（本文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

巨匠雕虫

林 壅

长久以来，雕虫者多被视为小技。又加之江湖画士与画坛混子将笔墨儿戏漫天盖野地扑将过来，再加之落魄文人的吹嘘，虚妄浮浪遂被谎称为神逸。时弊所至，小技几沦为绝技！

而以雕虫为生者，为生计困，甚至有技胜于艺者。文胜于质，骨气全无，何来神逸？绝技几沦为末技！区区雕虫，少有人为。

鉴于此，披阅黎雄才长年以来的虫鸟花卉精品时，心中自是惊奇。黎雄才是岭南画派中早负名望英才焕发的中坚：画如其名，真是雄才；丈寻巨幛，成稿在胸，挥毫写去，一气呵成，恍如天助。观其画，近看笔笔挺秀苍劲，法度森森，远看树山磊磊落落，蔚然成风。凡作画，宽舒笑谈，倏忽间笔走象现，理具而气生，神备而韵足。如此雄奇，诚是大才。天才而有雕虫之精作，怎不令人称奇！精作而有如此之多，怎不令人惊喜！

细细看来，黎雄才今天的挥洒，怎能离开昔年艰苦的研习！深入物理与洞察人生本就是画家的必不可少的日课，尽管艺术极需要想象的天马，但，飞鸟常需驻足，天马的翅膀之外，还有四足使之履地而能奔跑。这四足本就需坚实的！画作中精湛的深入与挺秀的笔墨，着实令人感动，当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的明证。而更感人的是，晚年的黎老，年近八旬的他仍坚持年年除夕画幅花鸟谢岁的习惯，凡年初一，到黎老客厅的就可见到爆竹声中绘就的新作。这习惯的坚持足见黎老对于练功日课的操守！黎老平常天天日出而画，晨起皆先画一小幅，或山或树，或石或水，一小枝，一树根，一湍流，一漩涡……恍如拳师扎马，伶人练声般专注，因而除夕之制也就成了信念的寄物了。

再者，黎老曾说，年轻时对花卉虫鸟，下了极大功夫。高剑父寄希望于他的是，能写新宋元；即以宋元之法，写出花鸟新貌。而取法宋元，乃重其规矩森严，情理并茂的长处。为此，壮年之前，多有精妙杰构，颇得赞誉。如今这批虫鸟花卉精品，正可鉴证此话不妄。黎老又说，长久以来，一直把花鸟画作为山水画的基本功，且想画出更好的花鸟画。但，近三十年来，对花鸟画多有压抑，一波三折，一时斥为士大夫玩物丧志之作，一时沦为资产阶级情调的产物，茫茫无路，故此少画。心中先有的诸多宏图，如今只剩下这批精品在放射出钻石般的熠熠了！我想，我们尽可从这批精品来认识黎老，来认识黎老的道路。路不一定要人人走，但既走成了路，脚下总有功夫。走路的目的本不在走路，你向既定的目标搏击进发时，难免要择路的，即令

落荒而逃，也仍要依路辨向。这么想来，他人的路轨，大师的足迹的意义正在于助你鉴证前行的标线。把天下人都骂绝的孤王，难免要闻楚歌的。夸父弃杖处，化为桃林，尚供逐日者憩息休整，以作最后的冲刺，艺道之承上启下本就是天强，无可脱得的！

我又想，雷峰塔倒下的砖石刻作砖砚，被人珍藏着，老树的盘根，被供在静室放出神秘的魅力，深海的贝壳，时时在案头引发飞翔的情思，闪光的钻石，怎不令人产生对造物主的惊叹！而黎雄才的虫鸟花卉精品，不正像这些钻石、贝壳、树根、古砚那般给人一种神奇的美感么！我认为，这些精品是收藏家不可多得的尤物。在这些以小及大的精品中，会带给我们微观的惊异。

巨匠雕虫，运斤成风，游刃闪忽，闪忽中不逾规矩，是为奇制。只不过任何人间的奇制无不渗透尽人间的血汁的，这是作为看客须有的常识。即令水灵灵的花儿，不正有花匠的血么？即令洪洪声的大钟，不也正有铸匠的血汁么？

水灵灵，洪洪响，愉悦的惊异！但愿黎老在九泉之下能享这惊异的愉悦！

2002年4月13日于味湖小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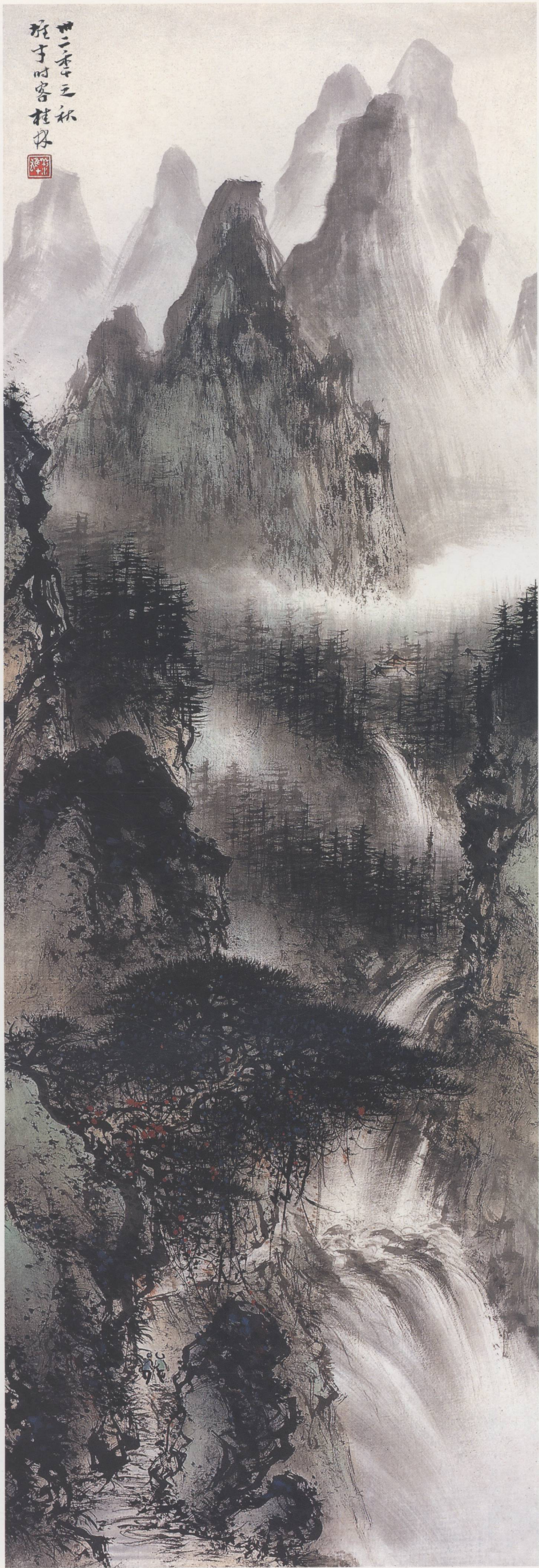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图 版

群峰叠翠

1943 年

95cm × 32cm



黄山始信峰
1981 年
136cm × 69cm



黄山始信峰
一九六二年于黄山写生
此图一九六二年于黄山写生



山水册页

1958 年

34cm × 45cm